

雙城記

何冀平

學者演員

演員扮學者，學者扮演員，成了一種時尚。演員要表示自己已有學問、有水準，「學者化」，張口要引經據典；學者要表示自己夠幽默、接地氣，講課像演員一樣，七情上面，兩者都忘記了自己的本色本職。扮，是扮不像的。真正學者型，有書生氣的演員，實在難得，于是之就是一個。

于是之生於1927年，今年整九十。九十歲在當下並不算是太高壽的年齡，可是他，不但沒有活到這個年齡，早在二十年前，他才不滿七十，就有了重病的端倪。于是之最後一次登台是1992年夏天，《茶館》第一版元老級演員登台的最後演出。三位老人，在台上撒紙錢自祭之後，「王掌櫃」送走兩個老人，一個人拿着腰帶慢慢走向側幕……這時，他邁向後台的步子是蹣跚、踉蹌，眼光有些茫然，但心是清徹的，他太累了。

劇終，謝幕。于是之走上舞台，劇場達到了頂端白熱化。觀眾齊聲叫喊：「于老師，再見了！」突然，樓座上一個十幾歲的女孩，用童音大喊：「王掌櫃，永別了！」這聲音發自肺腑，帶著哭腔，牽動了數百人的心，瞬間，所有人含着的淚水噴湧而下，化為雷雨。（持續）

多少人目睹了《茶館》的最後演出，以為從此再在舞台上見不到于是之。其實，知道內情的人知道，那並不是于是之退出舞台的演出，他還未想完全告別舞台，演員一生最迷戀的就是舞台，他說過：「演員最幸福的，是死在舞台上。」在那次演出之後，他多次想重返舞台，無數次努力，無數次失敗。1995年在大西北延安古城訪問，他只是和人藝的一些演員上台表演過，上了台，卻說不出話來……是他最後的失敗，終於他接受了現實。于是之不是因為演戲病倒的，是當院長累倒的。

1984年，于是之堅辭了文化部副部長的任命，這絕不是凡人可以做到的，卻就任了北京人藝第一副院長，當時院長是曹禺。他不是為了當官，要論官，副部長比人藝院長要大多了，好當多了。從此那個幽默、坦然的于是之不見了，每天要管升職、評級、分配房子的大事，還要管消滅蚊子、老鼠的小事，不如意的人踢開他的房門，指着他的鼻子拍案大罵，他是最要面子的人。書，沒時間看了，畫，沒心思做了，書法也全廢置了。

那時，我是劇院作家，天天看着他受罪，心裡想，他為的是什麼？（持續）

此山中

鄧達智

復古旗袍勝在優雅

大概二十年前蕭芳芳出現《號外》雜誌其中一個訪問，身上一襲醬色男裝旗袍，配合長挑方正身材爽朗氣質，穿出非一般女性的俊逸。

那是芳芳早逝父親的遺物，不曉得在他們家鄉蘇州還是上海的製作，那些年的旗袍工藝既富人味又不失民間傳承手製無縫的美感。

旗袍，亦叫長衫；款式本來無分男女，隨時代流演變至今男女款式出現較大鴻溝。女性，尤其社會地位高而重者仍會以正規服裝穿戴，然而男性穿上長衫的機會微乎其微。去年年初到杭州出任民族服裝設計大賽評委，上機前才收到要求與會人士，尤其評委成員要穿上民族特色服裝加強人氣氣氛的消息；胡亂從衣櫥找出幾乎忘記了，年前自家工場製作的一襲黑色湘綢長衫出席盛會。

沒想到效果頗佳，惹來不少同行與年輕後生邀請合照。這民族風格、復古特色本來便是一道人文流動的風景，被吸引者自有入。

回港適逢侄女兒從倫敦回港擺婚宴，為隆重其事，棄穿正統西裝，改穿同一套長衫。今年年初任從多倫多回港補擺婚宴亦非，再下一城，穿回這襲人見人愛的簡約、大氣長衫。作者提供

由此可見，乘復古風穿旗袍，不單止女性獲風采，男性因少見，更出彩，不少朋友眼見心謀，當然歡迎之至；是時候縫製多幾套，以應付不時之需。

國家主席習近平夫婦近年國外出訪，國內接見外賓，作為中國女性代言人，習夫人彭麗媛經常穿上民族特色衣裳現身，對中國衣着文化推廣及其個人衣裝特色都相得益彰。

剛剛舉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之前，習夫人北歐芬蘭外訪穿上一套復古式樣醬色旗袍，另加足登長統皮靴，氣派沉實，大方盡顯。誠近期最佳服裝之一，獲讚滿途。



■習近平夫人彭麗媛穿上一套復古式樣醬色旗袍，另加長統皮靴，大方盡顯。作者提供

娛生樂與

路芙

Happy Angels 無所不能

半年前，我開始有一個無聊但開心的無註冊小隊組織名為「Happy Angels」，組織是由我們幾個傻瓜，包括陸詩韻、何芷綸、馮媛及我路芙開始。

其實這個不算是什麼特別組織，純粹因為我們四人經常一起出席活動及晚宴，當然大家也認為我怎麼可能有進入天使組別的機會，但好在其餘三位天使也覺得我有天使的心，所以合格。而且她們欣賞我自拍的技術，因為我從來不介意自己揸機成為大頭，所以這讓她們三人更愛我；但這個Happy Angels組內其他三位成員有一個特別是攝影控，每次影同一個角度也要影至少三十張才能罷休，更不停用各種攝影app幫助拍攝更靚，這名天使便是何芷綸啦！她令到我們自拍的時長了五倍！真沒有她符。

而另一成員馮媛是一個恐怖吉蒂貓愛好者，吉蒂貓並不可怕，但當一個很小空間（如手袋）內裡全都是粉紅吉蒂貓的產品，什麼都是；這便會由可愛變可怕，因為她曾經擁有一架粉紅吉蒂貓內籠的小車，真的嚇死……另外一位當然是香港小姐陸詩韻（外號：陸小鳳、韻韻BB），其實她有一句開玩笑的口頭禪，就是當我說她什麼常識也不懂時，她常以這樣回應我：「我只有美貌，沒有智慧是不要緊的！」每次也笑死我，當然她絕對是美貌與智慧並重，只不過她常常費事理我笑她扮傻瓜回應！

我們可愛的Happy Angels，每次出現都會開心大笑，同埋我們四人常常分享喜悅悲傷，互相友愛，所以便組織成Happy Angels快樂天使！

到現在快樂天使已加了一群善良男生，包括黃建東、姚皓政、香港人撐香港品牌主席胡建東，還有好友魔術師Andy Ko；因為我們七人常遊走各大晚宴活動，享受生命，學習謙卑，努力工作，目標一致，所以能成為好朋友。

在未來可能也計劃參與一些慈善活動，用我們的快樂送給有需要的人！這樣才是Happy Angels的未來計劃。作者提供



■「Happy Angels」成員個個都有一顆天使的心。作者提供

隨想國興

興國

話貓

在英語的世界裡，曾經有人講過一個笑話，說他家那隻母貓非常聰明，懂得算術的減法，因為主人每次對着貓問她，三減三等於多少，她都是said nothing。

在任何語言的世界裡，曾經有人讚他養的貓很厲害，比狗還聰明，因為他養的狗從來也不會叫出自己的名字，而貓則會，如果問他那聰明的貓給她起了什麼名字，主人會說，是「喵」。

貓其實不太聰明，但好奇心卻一定比人類強。每當貓看到會動的東西，一定會定睛盯着看，然後忽然一個飛身，就往那移動的東西撲過去。我搬過幾次家，朋友說搬家最害怕的，就是會把蟑螂帶到新家去。但我因為有養貓，就沒有這層顧慮。因為我養的貓最會捕捉，就是蟑螂。我未搬家的時候，便偶而在夜裡看過貓在玩弄蟑螂，到了早上便會看到死去的蟑螂。搬了新家之後，總是有一兩隻蟑螂搬不乾淨，但不要緊，一兩個星期後，就再也不會發現小強的蹤影。

張望。內人最怕牠突然跳出去，所以不是高聲喝止，就是把窗戶關起來。我對內人說，平常要把貓抱出門外，牠都一副怕得要死的樣子，爪子抓得人緊緊的，怎麼可能有膽子往陌生的地方跳？所以我看到貓趴在窗前，把身體伸出窗外，從不制止。我制止的，倒是牠要往高處跳上去的時候，因為在快下雨的時候，偶而會有飛蟻飛進屋裡，牠便會想去捕捉，從不管桌上和櫃上擺有什麼東西，追趕時會不小心碰下來。因此，桌上和櫃上我從不放會打碎的物品，以免受到無妄之災。

貓其實也是家庭裡的帝王，只要牠餓了，就會一邊用頭對着你大腿摩擦，一邊發出喵喵的聲音。你能不放下工作趕緊去餵牠嗎？但當你想想叫牠到你身邊時，幾乎都是廣東話的「睇你都嬾居」。



■可愛貓嗜好得人喜歡。網上圖片

古今談

范舉

到沙特看阿拉伯的古蹟

沙特阿拉伯最近大力發展旅遊，要成為中國前往歐洲的一個中介站，機票降價，由過去的一萬多元，降到了四千多元，香港和北京都是最便宜的出發地點。

最近沙特阿拉伯國王訪問了中國，決定全力加入「一帶一路」的經濟建設中。沙特國王告訴中國，中國如果要想開拓非洲、歐洲的市場，最好是在沙特阿拉伯設立貨櫃碼頭和工業園，因為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行經濟多元化，不再完全依靠出售石油。沙特阿拉伯經常吸引了不少鄰近國家的廉價勞工，所以發展物流和工業園，都是一個明智之舉。沙特阿拉伯亦希望發展核電工業、旅遊業，將會加強與中國的互相投資以及產業合作。

才好去買機票。到沙特阿拉伯遊覽，不能穿短褲和拖鞋，女性要穿長袍，非信徒不能進入清真寺內部。

香港居民對於沙特阿拉伯的歷史知道得太少，以為那裡是一個沙漠地區。兩千年前，沙特和希臘有緊密的往來。1988年夏季，沙特考古學家在泰伊城外發現了一座大型王室墓葬，可追溯到公元一世紀。墓主人為一名年輕的公主，墓穴的支腳被做成穿着典型希臘服飾的女性形象。同墓出土的隨葬品還包括普遍見於希臘墓葬的金面具和金手套。

最近，沙特阿拉伯為了宣傳絲綢之路，阿拉伯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別在中國北京舉行了一次沙特阿拉伯文物展覽。原來，兩千多年前，沙特阿拉伯氣候宜人，有很多樹林，也有河流。在古代，阿拉伯半島南部是世界上唯一的乳香、沒（音同「莫」）藥種植地和貿易區。隨着香料產業的發展，錯綜複雜的貿易網絡開始興起，香料之路應運而生，沿途之上的綠洲、城鎮、驛站也隨之興起。在阿拉伯語中，「沙特」的詞源是「幸福」，「阿拉伯」是「逐水草而居的人」。

中沙之間雖然遠隔萬水千山，但自古以來，著名的絲綢之路就將雙方連接在一起。公元15世紀鄭和率大型船隊曾七下西洋並到訪阿拉伯半島。沙特阿拉伯商人在宋代開始，已經到廣東和福建經商，有一些阿拉伯人還留在福建，逐漸成為了中國人的一部分。

今天的晉江地區，有一些居民仍然有曲髮、很深的眼窩、高鼻的特徵。

百家廊

雪櫻

誰偷了我們的詩詞人生

這個春天，《中國詩詞大會》火了。孩子看，大人看，老人看，平日裡沒時間讀詩的人也在看。

看的過程中，重溫那些或陌生或熟悉的詩詞，走進那些勝出者的詩詞人生：罹患淋巴癌的農夫白茹茹，以詩歌慰藉病痛；城市留守兒童馮子一，寫詩寄託思念；奔波路上的快遞小哥老曹，用詩歌調劑生活，「老曹體」的取貨短訊，怎一個浪漫了得？

節目有時長，詩詞無終點。看完了，是一陣子熱鬧，還是翻翻線裝書？還是激活了我們被麻痺的心靈，讓生活充滿詩情？我邊看邊想，邊想邊回憶，憶起上學時背誦詩詞的時光，過去覺得枯燥難熬，現在回望難忘萬分，或許這就是詩詞帶給我們的審美力量。

詩詞，是開在中國大地的一朵蘭花；詩詞，也是刻在中國人心底的古典路標。有這樣一件事，令我心心念念。十幾年前，他陪着她來到廈門的一所中學，午後的秋陽投進教室，一室的明媚。學生對她神交已久，課本裡學過她的文章，聆聽過，朗誦過，且扮演過她的戲劇，當親眼見到真人後，他們興奮不已，手舞足蹈的樣子。而她們有一個夢想，「在我們這號稱為中國的土地上，有沒有哪一個教育行政人員，肯把物理教室、化學教室或英語教室所花的錢勻出來用在中國語文教室裡的？換句話說，我們可以來蓋一間國學講壇嗎？」

「要一間平房，要房外的亭台樓閣花草樹木，要春風穿戶，夏雨扣窗的野趣，還要空山幽壑，琴瑟溢耳。」實在不行，哪怕「只要一間書齋式的國學講壇也行，安靜雅潔的書齋，有中國式的門和窗，有木質感覺良好的桌椅，你可以坐在其間，你可以第一次覺得做一個中國人也是不錯的事，也有其不錯的感覺。」後來，他將她的散文精心選編，結集出版。他是著名作家徐學，她是台灣作家張曉風。不是每個地方都能有一間國學教室，但是紙上的國學講壇完全可以實現……那是我們的根脈與原鄉，「古人用言辭、用弦管、用丹青、用智慧、用靜穆、用怨道，對生命對世界做出圓融的解釋，我們該珍惜和朝拜我們民族的文化殿堂。」比之詩詞大會，這樣的國學講壇更有現實意義。

詩詞，是我們的精神乳汁；詩詞，是我們的文化源泉。有這樣一個人，時常賜予我力量。她生在北京，長在四合院，祖上與納蘭性德都是蒙古裔滿族人，啟蒙的第一本書是《論語》，後來她成為一名教書匠，讓人很難想像的是，坎坷多艱與她相伴。先是1941年母親去世，北平淪陷，父親在後方杳無音訊，十七歲的她擔負起家庭重荷；丈夫是國民黨海軍教官，被懷疑匪諜入獄，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憂慮，「那時我已遠離家人師友，身在台灣。我先生被海軍拘捕生死未卜，當我經過拘帶着我的女兒從警察局出來以後，不僅沒有一間可以棲身的蔽廬，而且連一張可以安眠的床席也沒有。這還不算最大的痛苦，其實最大的痛苦來自於我先生本身的問題。」多年的監禁使丈夫性情大變，變得不可理喻，她從王安石的詩中學會隱忍，「眾生選眾業，各有一機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後來，她拿到了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終身聘書，家中再遭突變，大女兒和女婿出車禍雙亡，白髮人送黑髮人使她墜入黑暗谷底；此時，恩師願隨給予安撫，「一個人要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以悲觀之心情過樂觀之生活。」她由此頓悟，從詩詞中找到寄託，化悲痛為力量。

此時，「文革」剛結束，她自費往返，春天回溫哥華，秋天去南開，奔波大學之間講授詩詞，講課從不用稿子，45歲的她依然堅持用英語為外國人講中國古典文獻。有學生問詩詞對實際生活有什麼幫助？她語重心長地回答：「你聽了我的講課，當然不能用來評職稱，也不會加工資。可是，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詩詞中蓄積了古代偉大詩人的所有心靈、智慧、品格、襟抱和修養。誦讀古典詩詞，可以讓你的心靈不死。」

她不是別人，正是著名學者葉嘉瑩，台灣詩人亞弦稱她為「空谷幽蘭一樣的人物」。當初讀她的回憶錄《紅渠留夢》，有兩段話被我抄錄下來，一處是「詩可以令人心不死，任何時代皆有的弱勢群體或可由此而親炙得另一種在苦難中生存的美學」，這就是她提出的「弱德之美」，又傳統又能應對時代挑戰的美學景觀；另一處是「多年來我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我的不幸，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貫平和的樣子」，這是真情告白，何嘗不是感人肺腑的長詩啊！

此時，此刻，看詩詞大會，我的腦海中浮現出飛飛泛泛的花瓣，馥郁郁郁，迷迷離離，原來那是從《詩經》中逃出來的佳人，是從唐詩宋詞中跑出來的詩句，每一朵花都是唇舌獨釀，象徵人生的瑰麗，生命的富饒，也是詩詞人生的輝煌寫照。

是的，讀詩，填詞，在今天是一件「無用」的事情，一首《如夢令》換不來大房子，一曲《水調歌頭》也無助於陞官發財，卻能夠滋養我們的精神世界，以此抵抗平庸和物慾；以及那些看似堅不可摧的各種壁壘，這就是靈魂的鮮艷，心靈的葉綠素，永保精神的清涼，永保生命的活力，不枯萎，不絕望，不失失。

詩詞從來沒有走遠，詩詞大會是一種喚醒和攪動，應該看到它的正能量，也要認清局限性。與其將復活千年詩心寄託在一檔文藝節目上，不如從現實出發，貼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前行，重視國學教育的投入和實踐，創新應試教育的多元評價體系，讓更多的孩子有靈活時間去背誦古典詩詞、感觸傳統文化、提高個人修養，為詩詞進駐課堂、家庭、生活創造良好條件。

或者說，是為讀詩、填詞、回歸傳統文化營造自由而健康的生態環境，畢竟一首詩、一首詞，不是一堂課就能領悟完的，很多時候，需要感發、品味、進入，閱歷的積澱和時間的沉澱都不可缺少。就像1974年葉嘉瑩先生踏上故土、回國探親時，她一口氣寫下2700字的《祖國行》，我每次讀來都是不一樣的體會，沒有那種刻骨分離和憂思之痛，很難讀出生命的悲欣交集。

「寫歷史不是靠一個字一個字母的武功，而是靠望着『大江東去』，油然而興『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那聲歎息！」正如張曉風所說，詩詞走進心靈，不能只是開卷有益，掩卷一歎的靈犀更為重要，認真體味詩人的心境，或喜或悲，或豪邁或婉約，剝開平平仄仄的外層，觸摸鮮活的詩心，報價給你的繁複多迭的美麗與攪動心弦的感動。

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成為「有感應的文學人」，而不是移動的復讀機和「有腳的光碟片」。唯有這樣，我們的詩詞人生才能蔚蕪成樹，綠蔭蔭夏。

演藝影

小蝶

北歐和中國玩偶

被譽為「戲劇現實主義之父」和「現代戲劇奠基人」之一的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創作了很多部經典的劇本，如《群鬼》、《人民公敵》、《大建築師》、《國家棟樑》、《培爾金特》等。不過，若說到最為世人所熟悉的，則莫如《玩偶之家》了。

一次，我在一個關於易卜生的座談會外聽到有一名男子很權威地跟他的朋友批評主持人：「主持人說《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名劇，我可從來沒有聽過。」我當時有點想上前告訴他：「你若不是只知道《娜拉出走》而不知道《玩偶之家》的話，就是你根本就對易卜生的劇作毫不認識。」

其實「娜拉出走」並非《玩偶之家》的正式譯名，只是用來點出劇中女主人翁娜拉因對丈夫徹底失望而決定出走、離開家庭的勇敢行為的題旨。不過，很多人似乎對「娜拉出走」的印象較

《玩偶之家》為深刻。

一八七九年，《玩偶之家》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皇家劇院首演。當時歐洲的婦女仍然處於附從在男性之下的地位，被視為「第二性」。可是，當舞台上的娜拉向丈夫和家庭作別後，踏出如樊籠般的家園時用力地把門關上，竟然為社會帶來意想不到的變化。據說那「嘍」的一聲關門聲，不單只震驚了台下的觀眾，也同時震醒了整個歐洲的婦女，令她們開始覺醒到原來她們是可以走出家園，決定自己的命運，選擇自己的道路。

北歐社會如是，舊中國社會亦然。中國婦女們總是三步不出閨門，女子無才便是德。腳上纏足的傳統便是一道將她們鎖在房中家中的枷鎖，令她們無論是肉體上或精神上都被桎梏，無法離開家庭，無權享受自由。

最近看到一關於《玩偶之家》被翻譯成中文的文字。據說在一九一七年，中國出現了中文

版。最初只在一些活躍在茶居內的女伎之間秘密流傳，不過，已經足以對生活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的婦女起了啟蒙的作用。

二零零五年，加拿大華裔劇作家陳以珏受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啟發，寫了她的處女作《中國玩偶》，並獲得加拿大文學的最高獎項「總督文學獎」的提名。在《中國玩偶》中，她以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為創作背景，寫出一位上海少女由從小被外婆將她纏足，至脫胎換骨成為一名獨立女性的成長故事。她的故事充滿着男與女、老與少、新與舊、封閉與解放、桎梏與自由等種種二元對立抗爭的戲劇性。

香港影視劇團下星期將《中國玩偶》搬上西灣河文娛中心的舞台，進一步探討中國女性在不再需要纏足的今時今日，如何自處和爭取。多年前，我看過劇團的《西關風情》，考證西關文化的工夫做得很認真，相信這次會令從未見過纏足的觀眾大開眼界。